

## 翁達傑：親吻傷痕的生命探索者

為何我最喜歡

我角色中的那些

他們航行到完美的邊緣

在那裏沒有社會燃料

釋放沙包

來了解他們的緯度— (*Ondaatje Rat Jelly* 70)

親吻腹部

親吻妳留有傷疤的

皮舟。歷史

是妳過去旅行

並且帶來的。(Ondaatje *Secular Love* 81)

在加拿大第一位英國曼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得主翁達傑(Michael Ondaatje)的一生當中，有很多的謎。他的家族的起源不是太清楚。他的祖先，翁達傑說，應該是1600 後就已經定居在錫蘭了。這個家族最早的祖先用一種奇特的藥草醫治了當時荷蘭總督的女兒，也因此獲賜一個妻子，以及翁達傑這個名字—他原有的名字用荷蘭語來唸(Jewinski 11)。由於翁達傑不愛談論他的私事，他是哪一年出生的，也不是很確定。根據他的前妻金姆(Kim)，翁達傑是1943年九月12日出生在錫蘭(今斯里蘭卡)的喀高爾(Kegalle)(Jewinski 10)。兩歲時父母離異，父親很少來看他，九歲時母親把他接到英國，十九歲他到加拿大跟哥哥克里斯托福(Christopher)會合，兄弟倆時而互相幫助，但是克里斯托福成為商人，而翁達傑則唸大學跟碩士，展開了他的文學生涯。翁達傑一直不是很清楚他的父母為何會離婚，更不了解他們翁達傑家族世代累積的龐大家產，為何會在他的父親手上散盡。這些有關翁達傑身世的謎，跟他的作品有關，但是要在他的作品當

中，找尋他這個人的影子，既困難，也沒有必要。翁達傑本人就不喜歡這種探討作者生平的处理方式。他在《柯漢》(*Leonard Cohen*)這本小書的開場白裏就講過：「最令人厭煩的，就是有人用你的過往來詮釋你的作品」(3)。翁達傑得獎無數，領獎時多半是簡短的答案後就離開。接受訪談時，總是禮貌地避談他的私人生活，也不會深入討論他的作品。就連他的大學同事也不清楚他的想法。或許他會想要面對他人人生當中的一些謎團，但是他顯然不想要讓他的讀者太了解他這個人。

翁達傑喜歡躲在文字背後，躲在他的角色背後，來思索令他困惑的事。在哈契安(Linda Hutcheon)跟李奇蒙(Marion Richmond)所進行的一次訪談裏，翁達傑談到了他的寫作，表示他從事書寫是「為了盡我所能多方面去了解我，和我周遭的世界。我進行發掘、探索，不是要講我已經知道的事」(qtd. in Verhoeven 23)。也或許是因為他藉由書寫來探索的傾向，而且他又慣於在書中用各種觀點來呈現一些人事物，雖然他是以寫詩起家，他的文學作品有愈來愈濃的小說味。他較早期的作品主要是一些短詩的合集—《優雅怪物》(*Dainty Monster*)，《鼠凍》(*Rat Jelly*)(1973)，《我在學的一種玩刀的把戲》(*There's a Trick with a Knife I'm Learning to Do: Poems 1963-1978*)(1979)—以及他那一首包含有不同聲音，略有小說味的長詩《七個腳趾的人》(*A Man with Seven Toes*)(1969)。他的第一本中篇的著作是包含有好些觀點，由詩、散文敘述、照片、文件等所構成的故事，《比利小子的合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Billy the Kid*)(1970)。《穿越斯羅特》(*Coming through Slaughter*)(1976)是類似的拼貼作品，處理的是爵士樂喇叭手波登(Charles Bolden)發瘋的事。之後的作品以小說為主，就連詩集《人間愛》(*Secular Love*)(1984)和《手書》(*Handwriting*)(1998)，讀來都有小說的架構。翁達傑也嘗試拍攝了一些短片，不過並沒有重要的作品。

基本上，翁達傑的中、長篇著作，有可能是出自他想要深入理解一些比較隱密的事，但是他的探索向來也都有更寬廣的意義。舉一個相當私人的作品為例，翁達傑在1981年認識琳達(Linda Spalding)，並且跟金姆(Kim Ondaatje)分居(Jewinski 139)。《人間愛》裏的詩，寫於1978到1983年之間(Siemerling 227)。詩集裏匿名的詩人乎承受不住對妻、對子女的內疚，但是有一天他意外重拾心靈的平靜：

讀納魯達(Neruda)給班上聽  
 讀他舊有的美麗的  
 對一切的好奇  
 我得知這是首次  
 我在幾個月來顯得快樂。  
 嫉妒他滑動  
 在複雜之間。  
 整個下午我不斷地  
 進入他的世界  
 低語  
 教導教我快樂。(78)

這裏的文字講他在課堂讀詩給學生聽時，為他的生命找到了出口，但是在同一本詩集裏的〈岩底〉(“Rock Bottom”)，詩人把他對琳達的愛，擴展成接納陌生人，在這首詩的結尾，詩人更擁抱生命的變異：

遠古的習俗  
 從沙塵升起  
                   迴旋而出  
 從草原到熱帶  
  
 無法想像不同氣息的交會  
  
 儘管只是須臾，混雜的  
 歷史

### 有了焦點。(83)

詩人跟他的愛人來自不同的過去，他們的相會本身就是一個奇蹟。這裏的「儘管只是須臾」，不但顯示詩人可以接受哪天愛人棄他而去，也表示了他珍惜現在的決心。但是他這個理解所具有的意義，並不侷限在他跟他的愛人之間。

《人間愛》顯示詩人用詩來探索，翁達傑也用小說來探索。最明顯的例子出現在《分離》(*Divisadero*)(2007)。在這本小說裏，安娜(Anna)的父親撞見她和庫伯(Cooper)親熱，為了不要讓父親打死愛人，她把一片玻璃刺入父親的身體。從此以後，安娜的家庭破碎，她的父親、克萊兒(Claire)、庫伯，以及她自己，開始了各自不同的生活。安娜逃到法國，同時視自己為不同於以往的另一個人。更進一步的是，像《英倫情人》(*The English Patient*)(1996)中漢娜(Hana)透過吉卜齡(Rudyard Kipling)的《吉姆爺》(*Kim*)來觀看阿爾瑪西和吉卜(Kip)(111)，安娜從她所結識的拉斐爾(Raphael)身上和她所研究的作家路辛(Lucien)的生平，重新審視她的家庭悲劇。翁達傑在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的訪談也表示《分離》裏路辛的部份是安娜所寫的。如果辛最後停止撰寫故事是因為他已經透過書寫從各方面探究過他所愛的瑪希-內吉(Marie-Neige)，以致於她已經「在他身體內」(*Divisadero*267)，安娜照說也是有可能可以透過書寫體悟她的過去，並從而得到相當程度的解脫。

書寫提供了翁達傑一個探索的工具，讓他可以透過書中的人物，來探索他所想要理解的事，不需要擔心洩露自己的隱私，可以思考一些自己所重視，也影響到他人或社會的問題。哈契安在《加拿大後現代》(*The Canadian Postmodern*)講過一句著名的評語：「翁達傑，事實上，可以說是一位對界限感到著迷的作家—包括真實跟藝術之間的界限」(81)。從翁達傑的作品來看，他的探索跟界劃生命的現象有關。界限並不能夠呈現真實的世界，而且有害生命的發展。這種界限可以是存在人物的內心，也可以是指外在的身份，或者是人們對世界的分類。他的書中人物經常必須坦然面對受到壓抑的痛苦過去，才能夠展開新的未來。書中的社會，經常是建立在漠視某些人或動植物之上。翁達傑反對就生命進行控管，因為真實的生命跟身份無關，而且生命是互相關連的。如此，他主

張建立一個人類能夠相互尊重，也尊重其他生物的社會，在這個社會當中，生命不受約束，而是互相幫助。

在翁達傑的著作當中，不願意面對、接受過去心靈創傷的人，生命會逐漸枯萎。翁達傑在 1978 跟 1980 年兩度拜訪斯里蘭卡，探看還留在該地的親友。在《家族簡史》(*Running in the Family*)(1993)裏的敘述者表示，他決定返回母國是因為夢中裝有窗條的窗子擋不住花園裏的荊棘，後者的根爬進窗戶，吸食他身上的冷汗(17)。在《一輪月亮與六顆星星》(*In the Skin of a Lion*)(1987)裏，主角派屈克(Lewis Patrick)在愛人過世以後，刻意不去談她、想她，因為每一次談到她，只會扭曲對她的回憶。派屈克過得很愁苦，直到他明白不斷去談論她，反而更能夠讓他去接近她。《分離》裏的庫伯在跟安娜各自逃離那發生悲劇的家以後，藉由賭博來麻醉自己，把自己變得像個失去人性的機器人，還好後來克萊兒遇到了他——那時他已經因為拒絕詐賭，慘遭痛毆，而失去記憶——把他帶回老家。

最能夠呈現翁達傑對界限的看法的，當推《英倫情人》這本書裏的英國病人。書中他躺在聖吉諾拉摩別莊(Villa St. Girolamo)的病榻，靠著他廣博的歷史知識和回憶，穿梭在不同的時空，消除了過去跟現在之間的藩籬。在他眼中，這棟二十世紀破敗的房子，也同時是 1483 年的布魯斯柯利別莊(Villa Bruscoli)，如此，他看著眼前的建築，栩栩如生地描述當年人們的生活。他相信人的身份是自然而然的，不是社會賦予的。他表示：「我們是共同的歷史和共同的書」(261)。他所經歷過的一切人、事、地、物都可以成為他身體的一部份。透過他所講述的過去，他幫助他的聽眾面對他們各自的過去，使他們能夠回到社會。英國病人這種超越各種界限的想法出現在翁達傑的好些作品當中，也構成這些作品裏面作者的一個重要的工具，藉以說明人們執著於身份是一件愚蠢的事。

身份不能夠呈現世界的真相，不過從翁達傑的作品來看，要接近流變的生命，還是可能的。在《穿越斯羅特》裏，波登受不了他的家庭跟職業所構成的枷鎖而潛逃無蹤。為了尋找他，韋伯(Patrick Webb)刻意去了解波登的妻子及相識，甚至模仿他走路的姿態跟步伐的寬度。最後終於猜出他可能前往的地方。有些學者認為翁達傑寫《家族簡史》的主要目的，是想要藉由破碎的有限事實，以及虛構的情節，來了解他自小失去的父親。

翁達傑在這本書裏對拉拉(Lalla)的描述，應該也有相同的功用。他的哥哥克里斯托福說：「在我弟弟的書裏，拉拉死於努瓦拉愛利亞(Nuwara Eliya)大洪水。那是很棒的文學，而且很能夠呈現她瘋癲的個性，但是實際上她是死於酒精中毒」(66)。講到《家族簡史》這本書，克里斯托福表示：「儘管他[麥可]對某些事實的描述可謂誇張，他忠實呈現了這些事的精神」(51)。克里斯托福的評論顯示，他弟弟把重心放在另一種真實，一種比歷史事實更真實的事物，而作家是可以藉由少量的事實，跟大量的虛構，來揣摩出這種真實的。

但要說翁達傑不重視他所生活的現實世界，卻又不完全符合事實。在他出版那一本半虛構的《家族簡史》以後，就有不少人指責他漠視個人以外的現實世界，重心放在文學作品的藝術層面。固然翁達傑不會針對某個特定的社會議題來創作，他的創作內容都具有社會層面的意義。而他在二十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的作品，更顯示出他關心同時代的人們所遭遇的苦難。他的小說，《菩薩凝視的島嶼》(*Anil's Ghost*)(2000)，設景在當時受種族內戰蹂躪的斯里蘭卡。書中對身份的質疑，對資本主義的不滿，以及濃重的悲傷氣氛，在在顯示他對母國同胞的悲憫。就連在他的詩集，《手書》，他也對母國提出建議。這本詩集裏的敘述者因為覺得失根而返回斯里蘭卡，卻發現在戰亂的母國，人們已經遺忘了國家舊有的傳統文化。敘述者除了思索斯里蘭卡種族暴力的起源，還著手書寫斯里蘭卡的過去，好為自己，也為同胞建立一個能夠不斷接納異己的集體回憶，更進一步則是以這個回憶為基礎，打造和平的斯里蘭卡。

此外，固然在翁達傑的作品裏，經常會出現一些動物，在生態危機日漸加劇的今天，人跟動植物的關係，在翁達傑最近的兩本小說裏，扮演了較之前更加重要的角色。在《分離》裏，當路辛買下土地，準備要跟拉斐爾一家人遷進新居之時，要不是拉斐爾的父親「曉得自然界裏尷尬的道德平衡」(*Divisadero* 180-81)，並且堅持要用鐮刀除草，路辛本來是打算要放火把房子周圍的草燒個精光。書末在安娜最後一次提到她的父親時，她說他有一次因為一尾狐狸突然出現而大吃一驚。他謹慎地跟這狐狸保持一段距離，而這狐狸則忽前忽後，「依不同的切線移動」(*Divisadero* 268)，「彷彿在嘲弄他」(*Divisadero* 268)。拉斐爾的父親有關自然生態平衡的看法，呼應李歐浦(Aldo Leopold)

主張一切生命相互倚賴的大地倫理(168)。有關狐狸那件事的描述，則是指對無法理解的其他生命，要保持尊敬。在 2011 年所出版的《貓桌上的水手》(*The Cat's Table*)裏，從頭到尾沒有出現一隻貓，而一些重要的情節發展，則是跟受到忽略的一條狗和一株植物相關。海特爵士(Sir Hector)死於麥可等人在亞丁(Arden)所偷帶上船的狗。暗中押送犯人的古納賽凱拉(Gunsekera)喪命當晚，愛蜜麗(Emily)很可能就是受了丹尼爾斯(Daniels)的花園裏某種植物的影響，而失去意識。這些看似不重要的動植物，跟重要人物的命運其實習習相關。

翁達傑所推崇的是一種能夠包容異己、沒有疆界的社會。在《一輪月亮與六顆星星》和《貓桌上的水手》裏，他對這種社會提出了比較具體的描述。在《一輪月亮與六顆星星》當中，主角派屈克跟受到加拿大政府所漠視的移民勞工住在同一區域。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場音樂表演，小號、鼓，和薩克斯風輪番上陣，又合奏在一起，沒有人指揮。他的腳不自覺地跟著音樂的節奏移動。他知道只要他開始歌唱，他的聲音也會成為這場演出的一部份。他覺得這是最美的合奏，也發現一個好的社會，是沒有階級，每一個人都受到重視，有機會自我展現的社會。在《貓桌上的水手》裏，敘述者在檢視他年幼時的那一場海上之旅時表示：「有些事件要花一輩子才會顯露出它造成的傷害與影響。我現在看出我娶瑪西(Massi)，是為了跟一個社羣保持親近，那是我從小覺得安全，而且我明白現在我仍想要的一個社群」(123)。敘述者指的是當年他十一歲時，同船上貓桌的客人相互關心，帶給他家的感覺。貓桌的客人在不同的港口下船，其他桌的人也隨時可以成為他們的友人。在船上的犯人尼梅耶(Niemeyer)跟隱瞞身份，做他人質的女兒跳海尋求自由的那個晚上，昏暗中船上身份不明的乘客顯示出他們對生命的關懷，以及他們的力量。四處響著乘客要求尼梅耶把人質釋放的聲音，貓桌的拉斯葛提(Lasqueti)小姐則在人羣中偷偷開槍，擊中押送犯人的吉格斯(Giggs)持槍的手臂，免得他誤傷人質。這一切震懾住吉格斯，也構成了敘述者深刻的回憶。

翁達傑很清楚這種對生命的探索是不會有終點的。在《分離》裏，作家路辛中斷了他對過往生命的探索，到晚年時才明白自己對不起好些人，最後自殺收場。路辛之所以停筆，是因為他覺得他已經徹底了解他所失去的愛人，佔有了她。跟女主角安娜一樣，

翁達傑的寫作，目標是透過書寫來理解作家本人所感到的困惑。由於作家所能夠採用的觀點有限，也因為永遠都會有作家所忽略的事物，這種探索是無止盡的。這種探索是種好事，因為每一部作品都讓翁達傑更了解自己，也讓社會上更多受到忽略的人事物受到關懷。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這位許多人稱為加拿大文學之王的作家，透過他經常是帶有詩意的文筆，與深入的觀察力，不知不覺地已經把自己的一生變成了一部部美麗藝術品的累積。

## 參考書目

麥可·翁達傑著：《貓桌上的水手》（臺北：時報出版，2012年）。

Hutcheon, Linda. *The Canadian Postmodern: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Canadian Fiction*. Toronto: Oxford UP, 1988.

Jewinski, Ed. *Express Yourself Beautifully*. ECW Press: Toronto, 1994.

Leopold, Aldo.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Essays on Conservation*. New York: Oxford UP, 2001.

Ondaatje, Michael. *Divisadero*. New York: Knopf, 2007.

---. Interview with Scott Simon. "The Many Layers of Michael Ondaatje's *Divisadero*." National Public Radio. <<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0556133>>.

---. *Leonard Cohen*.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71.

---. *Rat Jelly*. Toronto: The Coach House, 1973.

---. *Running in the Family*. New York: Vintage, 1993.

---. *Secular Love*. New York: Norton, 1984.

---. *The English Patient*. New York: Vintage, 1996.

Ondaatje, Christopher. *The Man-Eater of Punanai: A Journey of Discovery to the Jungles of Old Ceylon*. Toronto: HarperCollins, 1992.

Siemerling, Winfried. *Discoveries of the Other: Alterity in the Work of Leonard Cohen, Hubert Aquin, Michael Ondaatje, and Nicole Brossard*. Toronto: U of Toronto P, 1994.

Verhoeven, W.M. "Playing Hide and Seek in Language: Michael Ondaatje's Historiography of the Self." *The American Review of Canadian Studies* (Spring 1994): 21-38.